

“楓窗隨筆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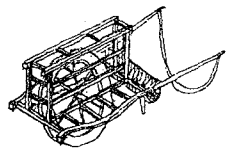
長途旅行

■陳蘭蓀

多遠的距離才算得上長途旅行？環球一週嗎？在我個人的感覺上，環球一週的旅程一點都不長，一點都不過癮，一生中我念念不忘的長途旅行是去十里路外的外婆家。

上外婆家是我幼年時心目中的大事。非但到了外婆家有許多賞心樂事，單就這十公里的路程已經夠瞧的了。準備工作就要花上十天半個月——首先是大人之間談論這件事，接著置辦禮物。外婆家人丁多，禮物好像永遠買不齊備，我們自己身上也要做新衣服。最後那輛難得一用的獨輪車從落腳屋裡拿出來，洗刷得油光精亮，推車的人早已叫定，我家常雇的車伕綽號叫做“旱火輪”，意思是又快又穩。當年幼小的頭腦裡，覺得有旱火輪那樣的名師推我上外婆家，威風的程度遠勝過現代開一部凱迪拉克。

十公里的長途旅行壓一壓後再說，先給獨輪車這件交通工具留一個記錄，否則就快湮沒到考古學家的領域裡去了。



獨輪車有它獨特的存在理由，近出二十世紀初期，國中闊轍的道路只限於少數的幹

道，而只有這種道路才容得下雙輪或四輪的車輛，其他道路，包括城市的街道在內，依現代的標準只能算是“徑”(foot path)。在鄉下，農人不捨得糟塌可耕地，田間的埂岸更狹得只能“重足”而行。這種道路，只容得下兩種交通工具：載重牲口和獨輪車。

四川的這種車子叫雞公車。車輪很小，裝在車身的下前方，整部車很小，只好一個人蹣跚坐在車面上由車伕推著走。江蘇的獨輪車大得多，記得輪子的直徑好像有五尺上下，輪子上半部有棚架罩住，棚架的兩面有弓形的座架，作載貨或坐人之用，坐足時一面兩個人，一共坐四個乘客，民國初期上海的紗廠女工很多坐這種

車上下工，姑娘們身子輕，坐五、六個人都有的，車伕仍可健步如飛。

我母親帶了兒女上娘家可就“豪華”了。非但原動力要用上以“又快又穩”馳名的“旱火輪”——我真希望能記得這位老人家的真姓名，現在我的父母雙亡，已無從查考了——車上的打扮也自不相同，整個車身，給一條毛毯罩住，坐人的位子還墊了厚厚的棉被，一面綁了一只橢圓形的大竹籃，叫做“馬籠”，給三五歲大的我和小我二歲的妹妹合坐，馬籠上，墊得又厚又軟，兩個小娃娃，腳對腳各坐一頭，背後塞好了軟枕，四條小腿上合蓋一條小被，被面上散放了雲片糕，交切片，糖漿，香脆餅等小吃。

從記得起坐馬籠，到大得坐不下那只大竹籃為止，大概只有三四年的光景，事實上馬籠一共沒有坐過幾次，但坐馬籠確是一樁令人終身難忘的大享受。至今，事過六十多年，我想不出任何別的旅行工具有馬籠那樣的舒服；飛機的座位太窄，讓人坐得腰酸腿脹；輪船讓人暈得昏頭轉向；汽車讓人坐不直，躺不下；火車的臥舖害得人好像隨時會滾下來。只有坐在馬籠裡，週身暖呼呼，軟綿綿；茶食點心，可以例外地無限制的吃；耳邊是催人欲眠的車軸唧呀聲；加上母親

不時從車棚那邊伸手過來掖一下被角，在腿上拍幾下，或臉上摸一把；頭上一片白雲青天，涼風吹在頭髮裡，陽光照在眼皮上，那種滋味，有什麼差堪比擬？

這種神仙不如的旅程，尤妙在永遠走不完似的。半路上，還要在路邊的茶棚裡停下來，又喝茶、又吃茶葉蛋、豆腐乾或當令的香瓜、西瓜，在車上睡了醒，醒了又睡，任由健步如飛的“旱火輪”推向神秘新鮮的外婆家。

廿多年前，我自己做了丈夫和父親，帶了一家大小移民美國。照說，買六張飛機票，在伸不直腿；轉不過身的座位上假寐十幾個鐘頭就到了目的地。但我是享受過上外婆家那種長途旅行的滋味，如果從地球的一面到另一面只化了十來個鐘頭，世界未免小得太可憐了。於是我決定坐輪船，在太平洋上航行了三個禮拜。在長崎、神戶、京都、橫濱、東京、火奴魯魯、舊金山、洛杉磯一路停，一路玩，緩緩行來，給六、七歲到十六、七歲的兒女們一點遼闊的距離感，與他們的父親上外婆家那種神奇的經驗勉強能比較一下。

如果你再問我多遠才算長途旅行，讓我總結一句話吧！世界是你所感覺的那麼大小。